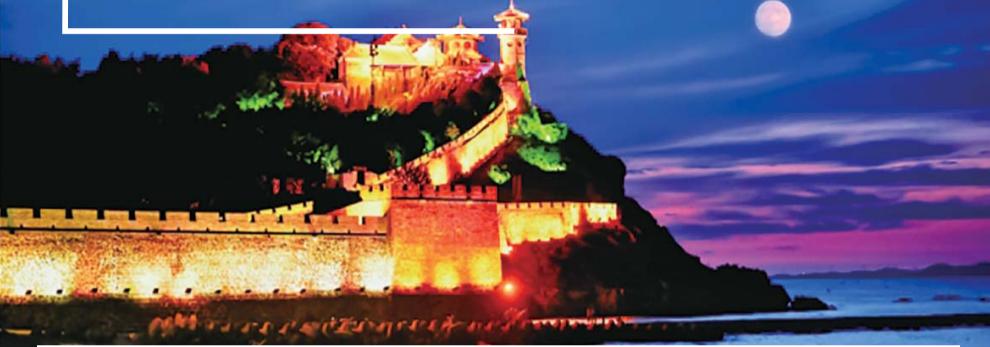


【原乡切片】

晚潮新月蓬莱阁



□戴发利

故乡蓬莱有天下四大名楼之一的蓬莱阁。蓬莱阁自古有一处胜景名曰“晚潮新月”。

潮，是黄渤海交汇之滨涌起的潮；月，是天下人千里共婵娟的月。晚潮新月依附蓬莱阁发生。蓬莱阁矗立在临海的丹崖山巅，热闹的白天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人。到了晚上，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，陪伴它的，只有脚下涛声阵阵的海潮，以及天上的月亮。

蓬莱阁在看眼前这晚潮新月，晚潮新月也在看眼前这蓬莱阁，如诗所言——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幽暗无际的大海，海潮从深处层层涌来，有节奏地哗哗扑向岸边，浪花飞溅，卷起千堆雪，然后退却、再扑上来，不知疲倦、不曾停歇。

新月，挂在天空，俯瞰大海，照亮晚潮。天地间一派空明，如水如银，似梦似幻。月华铺满海面，闪耀粼粼波光，披盖羽衣轻纱。这样的夜里，我在海边的沙滩上，在蓬莱阁之巅的山崖上，感受这晚潮新月的幻妙，每每沉醉，不知身在何处、今夕何年。

我有些惭愧，白日忙碌，总是忘却月亮。月亮却说，没关系，静谧的夜里，适合吐露和倾听，可以敞开心扉、说出心声，可以静坐冥想、参悟道理，可以许下心愿、寄托期许。月亮愿意听你所有的诉说。

沙滩上，一对恋人偎在一起，窃窃私语；一位独行人走过，他时而望向大海深处，时而看看脚下，月光下孑然独步，可以暂时抛却纷扰，思考、歇息片刻；还有一些身影，坐在礁石上，听耳边的涛声风声，举头望月、低头看海，脸上写着心事，心中记挂的又是谁。

灯塔，在月光里越发明亮温暖，光束穿透大海深处，船儿正在归航。灯塔在海岸的最高处，月亮在灯塔的上方。月亮和灯塔不会失约，岸上永远有等候的人，这是海上航行最温暖的期待。月下的钓者，岿然不动，映照出一尊剪影，与嶙峋的礁石融为一体，像极了江湖中的侠客，透着以静制动的玄机。他们使出瞬间力量把线钩甩进远远的海里，又把细长的钓竿斜插在沙里、固定在礁石上，便开始了静坐等待。他们有足够的耐心纹丝不动，只待那条鱼上钩。或许上钩的鱼太大，难以直接拽上岸，他们便同鱼来来往往地周旋，时而放线、时而收线，欲擒故纵，反复数次，直至把鱼累到丧失体力、束手就擒。这些钓者，懂得信心、耐心、时机，一切恰到火候，这也许是一场智慧的修炼。

赶海人，在月色中下海了。他们头戴雪亮的探照灯，身穿潜水服，含着一根露出水面的氧气管，手持鱼叉，背着用轮胎内胆漂浮于水面之上的大网兜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扎到了夜晚的水世界里。水下世界，生命繁盛，闪着磷光的浮游生物像茂密林间的萤火虫飘来飘去。贴在礁石

上的鲍鱼、海螺、海蛎，长时间寸步不移的海参，趴在石头缝里的螃蟹、章鱼，被悉数收入大网兜之中。在灯光照亮之处，鱼儿趋光而游，赶海人手起叉到，迅疾斩获。一个夜晚，收获满满一大兜，又在月色中上岸，整理好赶海工具，满载而归。对于赶海人来说，明月的盈亏变化，是计算潮汐、掌握赶海时机的参照，他们是顾不上对着月亮伤春悲秋、做无所谓感慨的。

在蓬莱阁上俯瞰，月光照亮下，一半是大海，一半是大地人间。大地上万家灯火璀璨繁华，但只像一群闪烁繁星，没有哪一盏灯的光辉可以掩盖月亮。

月亮与晚潮共生，诗人便发感慨，叹宇宙大道之博大，叹人生小我之渺小，试图找寻生命的意义、历史的真谛、世间的究竟。《春江花月夜》里，张若虚看到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，他问到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然后他又自答：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他的目光穿过了那天晚上的月亮，望向无尽的过去和未来，他看到眼前的江水、海潮、舟楫、楼阁以及离愁别恨都是短暂一瞬。但是，人生一代接一代望月，月亮照向一代接一代的人生，渺渺人生和浩浩月亮实现了永久相伴。这难道不是人间生命的韧性和尊严吗？

与张若虚有异曲同工之妙的，是李白在《把酒问月》中的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，酒中的李白，神游宇宙太空，生发旷世之思。他的思考是否太大，以至于他自己都无法回答。但李白就是李白，他是极其潇洒快意的，他不被问题所困惑，转身又沉浸在对酒当歌里，任由月光照亮金樽。

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一直在被中国人吟诵。山水相隔、互相思念的人，该怎样安慰这颗心？——还是月亮，大海上生起明月，天涯四处此时共有明月、共披月辉，身心就仿佛到了一起。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大概是思念最浓重的时刻，人间寄托之物或只有仰头那明月。

此时的蓬莱阁，把宁静旷谧的一面展示给我，让我有足够时间以及平和心态去体味感受。

蓬莱阁建于北宋嘉祐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061年，接近千年了。它看了近千年的晚潮新月，晚潮新月也陪了它近千年。蓬莱阁下，曾是古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、归航之岸，曾是明清海防重镇。千年来，有多少这样的夜晚，有多少这样的人们，于月下潮边，凝神而望，激起心中的潮，升起心中的月？

新月映晚潮，晚潮泛波光。夜色越发浓重，天地更加安静。我需要白日繁华，也需要夜晚宁静。新月之下，无人之境，敞开心扉，弹奏心弦一曲，晚潮阵阵，如同和声。

（作者为烟台市蓬莱区政协学习文教委主任，区作协主席）

【共享记忆】

秋之玉兰帖

□谢小白

清秋时节，我尤其喜欢到济南百花公园去看树。乔木灌木，高低错落，交杂纵横，五步之内恨不得看见十种树木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可为什么不是夏天呢？夏天是绿色的海洋，到处是绿荫、绿叶，绿与绿混作一团，让人傻傻分不清到底是山楂树的绿还是苹果树的绿。那些春天里开花的、不开花的树，在夏天仿佛丢失了姓名般静静存在。一跨入秋天就不一样了，它们约好了似的慢慢变色，逐渐长出自己的风格。于是，金黄的银杏被认出来了，镶了金边的法国梧桐被认出来了，叶片红似二月花的乌桕被认出来了……在这样的境地下，我认出了玉兰树，并停下了脚步。

吸引我的除了逆光之下脉络清晰的玉兰树叶，还有那密密匝匝的枝叶间长出的奇奇怪怪的果子。颜色似山楂般红艳，形状却是一串串的，毫无规则地左凸右鼓，七扭八歪，让人见之大为惊异。同行的人解释，这是玉兰树的蓇葖果。原来，玉兰树是有果实的。只不过想要硕果挂满枝头，玉兰树往往需要树龄够长、授粉成功、光照充足等诸多条件满足才能实现。看来，这偶然的相遇竟暗藏了几分幸运。

更让我讶异的是，我居然瞥见了无数花芽。是的，在这夏犹未尽的早秋，玉兰树已悄然长出花芽，为明春开花早早做好了准备。那花芽毛

茸茸的，浅棕带黄，毛笔头般大小。令人不可小觑的是它的超长待机能力，自早秋开始，它陪着玉兰树叶慢慢变黄，目送它叶落归根，之后依然傲立枝头，伴着光秃秃的枝干经霜历雪，穿越寒冬，最后，在春天里，用尽全身力气，逐步剥落，让里面丝绸般的花朵尽情绽开。至此，玉兰花芽使命方终。

这长久的护佑终会迎来回甘，且看来年玉兰大道上汹涌的人潮便知，玉兰花的美绝非一朝一夕的即兴发力，而是自秋又逢春跨越三个季节的蓄能。那满树的琼瑶，或清风明月般洁白，或如霞似锦般粉中透着紫，惹人流连进而沉醉不知归路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只能在花开时节认出它，赞美它，却在花落之后将它抛之脑后。春歇后的玉兰大道变身为寻常的绿荫大道，不再有人忍着脖子发酸也要仰望，不再有人举着手机贪婪地将美“摄”入其中，甚至不再有人驻足欣赏它，并唤它的名字……但玉兰似乎并不介意，坦然面对繁花落尽、游人散去后的沉寂，迅速投入到下一个季节的生长中。圆润的叶片次第萌出，铺满枝丫，葳蕤一片。盛大而明亮的夏天恰是玉兰默默蓄力的时候，它拼命吸收光照，感受风的吹拂，雨露的滋润……果然，一入秋，它就孕育出果实，并抽出来年的花芽。

所以，惆怅是不必的。毕竟，玉兰花落并非美人黯然离场，而是奔赴了下一个春天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滕州有条赐宴街

□吕奎

滕州的赐宴街，静卧于荆河南岸。

荆河是滕州的母亲河，河水自东北浩荡入城，向西南奔流。行至滕州二中西南角，河道悠然一转，向西穿城而去。赐宴街，就介于跨荆河的善国大桥与新兴南路大桥之间。

街名源于村名。“赐宴村”的来历，可追溯至乾隆皇帝的第五次南巡。据《南巡记》与《滕县志》载，此村清初名为小祝庄。南巡途中，乾隆颁布旨减免山东地方赋税，恩赏长者，当御驾行经此地，村民迎接，乾隆特赐御宴。小祝庄遂更名为“赐宴村”，那条曾摆满御宴的街道，也因此得名“赐宴街”。

滕县，既是墨子、鲁班的故里，更有滕文公问政于孟子、行“善政”而名扬天下的美谈。滕县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誉，古驿道北通京城，南达江南，终日商旅不绝，驿马飞驰，烟尘弥漫，一派繁忙。赐宴村紧邻驿道，傍依荆河，连接县城，占尽地利之便，自古市井繁华，商铺林立。“赐宴”之名，也随着南来北往的客商口耳相传，成为古滕州一张响亮的名片。后因口音流转，“赐宴”渐被谐音“寺院”所代。至1990年，此地改称为东西寺院街，中间那条原初的赐宴街，是否正是两村的分界，已无从细考。

为重现历史，河滨南路建起一座巍峨的“赐宴街”仿古门楼。这条千余米长的沿河长街，采用明清建筑风格，与北岸的荆河公园隔水相望。街内，《圣巡》《圣宴》《圣考》等大型雕塑群点缀其间，漫步其中，

古韵悠然，若行人换上古装，便是一场时空的穿越。

赐宴街枕着荆河的一湾碧水，气派的门楼正对河面，少了几分沧桑，多了几分端庄与华丽。河面宽阔，垂柳依依，带给人开阔的视野和满眼的湿润。

如今的荆河两岸，已是市民运动休闲的乐园。周末清晨，我常与家人来此漫步健身。沿途健身广场上晨练者络绎不绝，垂钓者静坐岸边或沙洲，勾勒出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卷。行至赐宴街门楼附近，我们总会寻个早点摊，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或糁汤，开启烟火生活的一天。

赐宴街毗邻学校，每当孩子上晚自习，我便在河边林荫步道上漫步等候。古色古香的商铺，流溢的灯光透过枝叶洒在宽阔的河面上，与水中明月交相辉映。此情此景，常令我忆起名家笔下的秦淮河韵味。

厚重的历史文化，是一座城市最华美的底色，它无声地塑造着一方水土的精神风貌。滕州的底蕴，尤为深沉。从赐宴街上行五里，千年龙泉塔巍然耸立，俯瞰荆河千年流觞；下行五里，历经三千年风霜的滕国故城拥荆水入怀，默然矗立。市区内，接官巷、老县衙、书院街、王东槐祠堂……它们与赐宴街一样，每一处都镌刻着岁月的故事与人间烟火，让人能真切触摸到历史的余温。

荆水微波，时光舒缓。总有一段故事，能让坚硬的历史变得柔软；总有一条街巷，能让流逝的时光找到归途。那些被荆河水声浸润的往事，最终都化作了岸边垂柳的摇曳，与寻常日子里一碗糁汤升腾的热气，温暖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。